

青萍之末青萍之末青萍之末

书里的乾坤书里的乾坤书里的乾坤书里的乾坤书里的乾坤

我的SOHO我的SOHO我的SOHO

洗劫生命洗劫生命洗劫生命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你看你看城市的脸你看你看城市的脸

北京啊北京北京啊北京北京啊北京北京啊北京北京啊北京

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

那一年

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

自由地掐蛋自由地掐蛋自由地掐蛋自由地掐蛋自由地掐蛋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因为欲望，所以疯狂

投入地爱一次投入地爱一次

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猪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猪女人是女人

恋旧与趋新恋旧与趋新恋旧与趋新恋旧与趋新

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那一年



《SOHO小报》

那一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一年/SOHO 小报编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4

ISBN 7 - 210 - 02906 - 0

I. 那... II. S...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894 号

那一年

《SOHO 小报》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30 千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10-02906-0/1·411 定价: 23.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 330002 传真: 8511749 电话: 8511534 (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潘石屹

《SOHO小报》的前身是现代城的《客户通讯》，买了房子的客户总是很关心他的房子的工程进展，我们每月用《客户通讯》的方式，和这些客户建立起了联系。

办一办就落入了俗套，没有任何新意，买房子的客户也陆续地搬进了自己的新房子。一次我和一个客户朋友吃饭，他说每次寄去的《客户通讯》他都不打开信封直接扔到垃圾筒里面，我听了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决定停办《客户通讯》，停了几期，有许多客户打电话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给他寄《客户通讯》，看来还得办下去。我们改了个主意，不要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打转转，也不要老给自己的公司做广告，也不要老是自己公司奖励、提拔，领导的讲话，受某某领导的接见，你自己觉得是大事，别人并不关心。

恢复《客户通讯》的时候，正好是2000年初，当时的背景是做IT的人总认为网络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各行各业都在去迎合，都在想办法与网络接

轨，家电、出版，无一行业可以例外。房地产行业为了赶这个时髦，也提出了许多说法，如智能化家居，宽带入户，翻开当时的报纸看那些房地产广告，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在想，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合，网络时代和建筑房地产行业的结合，也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宽带入户，因为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改变了我们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的房子应该跟着变，我们所建的房子的本质是空间，所改变的应该也是空间。于是，我们就提出了SOHO的想法。当时在社会上一片批判声，有一些媒体说我们哗众取宠，有一些竞争对手恶意攻击。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员工相信它，理解它，我们把公司的员工组织起来学习，把《客户通讯》也改成了《SOHO小报》。《SOHO小报》就这样诞生了。

我的观点一贯是知难行易，先要把问题想明白，才好去做，如果是问题想不明白，去做的话，是白浪费时间，所以《SOHO小报》更注重的是知，更注重的是思想的东西。它是完全非商业的，渐渐成了一个讨论城市文化的平台。

《SOHO小报》联络了许多中国当代有想法、有思想的人来写文章，这里每期都集中了一些有分量的思想和言论，使大家在热热闹闹的商业社会中能安静下来，听一听真正有见地的声音。《SOHO小报》越办越火，越来越受欢迎，每天都得到朋友写来的信，打来的电话，要求给他们寄，也经常能够收到一些读者朋友给我们寄来的小礼物、土特产。每收到这些礼物时，我们都很高兴，我的助手许洋建议，是不是可以公开发行，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盖房子上。《SOHO小报》控制在一定的发行量，不要做大，不要公开发行，因为目前杂志的产权还不是非常的清楚，还是有法律风险的。所以许多写信、打电话，发Email，要求寄小报的朋友一时难以满足，今天我们出这本书，把一些优秀作家的好文章汇集起来，也是满足大家要求的一个办法。

我本人的语文水平很差，上个月买了一个中学语文课本的光盘，听上面朗诵古文，我才知道我小时候老师讲古文都是用我们当地的土话，和普通话

讲的差距很大。我才知道我的语文水平也就是小学刚毕业的水平吧。自从开办《SOHO小报》，每期许洋总是催我写一小段文章，我的语文水平也有了提高。感谢《SOHO小报》对我的鞭策。

感谢所有在《SOHO小报》中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字的作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希望这本书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目 录

序	潘石屹 I
那一年	
80年代的婚礼	陈丹燕 003
憧憬与怀念	刘玉堂 006
那一年，暗藏玄机	对话人刘苏里 009
我还是应该感谢	石 涛 013
我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徐 磊 017
历史的拐角	张頔武 021
重返八达岭	章含之 024
恋旧与趋新	
恋旧与趋新	解玺璋 031
新旧论语	卢 杰 035
新旧是个暧昧的词	对话人王明贤 039
修旧曰新	赵汀阳 043
美妙的和谐	龙 冬 047
小豆面馆之乡愁	木 木、湾 景 050
男人女人一块解放	
女人是女人，男人是……	对话人艾未未 055
我们如何改变男人世界	虹 影 058

男人女人一块解放	苗野 062
女人解放之后	尹丽川 065
性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张念 069
女人，还需不需要男人，这是一个问题	赵波 074

投入地爱一次

有苗，愁不愁长？	陈劲松 081
投入的恐惧与快感	麻三斤 085
目的只是一秒钟的高潮	洪晃 089
疯狂消费是我们觉得真实或者踏实的存在	朱其 091
大事化小	陈太阳 095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

饿疯了	沈宏非 101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	洁尘 106
风情万种的岁月	徐磊 110
在酒吧里寂寞地疯狂	石康 113
理性和感性常常是擦肩而过	潘石屹 117

自由地掐蛋

音乐与时代	莫言 123
家园荒芜	吴思 127
我比孙悟空头疼	贾樟柯 130
自由地掐蛋	田戈兵 134
小豆面馆之来世	木木、湾景 138

北京啊，北京

一个伟大城市的魅力——巨变中的北京	张欣 143
北京的灵魂：老虎洞、故宫和沙尘暴	朱大可 147

天安门广场的早晨和她美丽的沉默	承孝相 150
北京的中心	石 康 154
天堑变通途	张 弛 157
我在模式口的日子	赵 赵 162
北京没意思	澜 军 166
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	林 白 170
城市是个活物	舒可文 173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

广州的“市井”和“国际”	刘琼雄 179
武汉	杨瑞春 182
在简单中旅行	杨 葵 186
令人厌倦的都市批评	吴晓东 190
一个农民眼中的城市	袁一泓 194

一场非典

两个城市和一场非典	冯 博 201
“非典”化生存	关 凯 205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何 力 208
洪晃车间中国精神诞生记	朱 伟 211
大自然是平衡的	潘石屹 214
非典感悟	陈建功 217
革命也得请客吃饭	洪 晃 220
守住精神	刘索拉 223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挑战	许知远 225
与真相和平共处	李 楠 229
成千上万只风筝就是漫天云霞！	王波明 232
小豆面馆之危机	木 木、湾 景 234

我的 SOHO

- | | |
|------------------|-------------|
| SOHO 无处不在 | 洁 尘 239 |
| SOHO·798 厂和 LOFT | 邱志杰 243 |
| 房子与自由有关 | 徐 虹 251 |
| 爬楼，喘口气接着爬 | 王 安 256 |
| 家居梦的阶层分化 | 殷智贤 261 |
| 一场浪费 | 安妮宝贝 264 |
| 从“人在单位”到“人不在单位” | |
| | 对话人李成才 268 |
| 包豪斯的骨肉皮影 | 周 榕 272 |
| 一个词语的无数种可能性 | 李 楠 277 |
| 小豆面馆之江湖 | 木 木、湾 景 280 |

书里的乾坤

- | | |
|------------------|-------------|
| 一条路 | 韩 东 285 |
| 两个世界，互相遥望 | 李敬泽 288 |
| 所谓纯美的风景只是臆想？ | 李少君 292 |
| 公共知识分子：世俗社会的庄严追求 | 李术峰 295 |
| 图像的诱惑 | 史 建 299 |
| 世界有多大，书就有多大 | 对话人宋文京 303 |
| 三峡：我们在路上，我们眺望故乡 | 严 平 307 |
| 我的私人阅览室 | 黄集伟 312 |
| 小豆面馆之错过 | 木 木、湾 景 316 |

青萍之末

柏林，没有童话的冬天	老 夏 321
这个冬天，潜入性观念的主流	李银河 325
邓丽君和梁思成	陈徒手 329
今年冬天	陈丹燕 333
兔子的追“机”生涯	李敬泽 337
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洪 晃 340
喜欢一种桌子	刘心武 342
岁末 PAST（粘贴）	孟 涌 346

那
一
年

意大利人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歌舞升平风调雨顺的年代大伙儿是懒得答理这句话的。不是说大伙儿忘性大，而是这时节大伙儿都在忙着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急匆匆忙不迭地和传统和过去告别还来不及，故纸堆里那点事儿根本进入不了咱们的视野。可是“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日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路子也不都是一马平川，每当遇到些灾祸劫难沟沟坎坎的时候，我们才会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还是处在历史行进的路途上，历史也还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惊人的相似”，尽管我们刚刚用现代的时髦的语言和概念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包装得焕然一新。

这20多年中国发生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事儿，有些是危机四伏绝处逢生的，有些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更多的是平淡无奇不关痛痒的。但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也不管是立竿见影还是细水长流，它们都给我们以后的生活刻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也都从心理上思维上行为上习惯上生活方式上社会形态上持续地影响着我们改变了我们。历史其实就是这样改头换面潜移默化地窜到我们今天的日子里来的。

2003年由于一个外力所引发的事儿是注定要写进历史的，它的短期的局部的影响也许很快就会消除，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一定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缓慢地释放出来。相信在以后几年里，大伙儿都会从身边各种蛛丝马迹的微妙变化中感受到它的影子它的痕迹它的分量。

80年代的婚礼

陈丹燕

80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在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婚礼，是人生中真正的大日子，离婚和婚外恋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婚礼上关于“百年好合”的祝愿，就是铁打的规矩。

80年代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大家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那时候时兴的，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那是对国营家具店里红棕色的反动。式样却是组合式家具，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变成另外的样子。

从那时候开始，一个上海的新家庭与装修队之间的斗争就已经硝烟四起了，所以80年代结婚的人，要是在90年代买房子装修，是最有经验对付离开田野变得毫无道德约束的农民装修队的。经验就是两种，一是事必躬亲，

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二是高高挂起，早就做好了受骗的准备，所以不生气。那时候的结婚序曲又长又艰苦，新人们蓬头垢面，新娘大多数总是和新郎同甘共苦，见钱眼开的新娘自己知道有罪，人们不把这样的女孩子称为聪明，而是称为好吃懒做。新人们最先了解的，就是木头的品种和零件的价钱。那时候的人心没有现在狡猾，商店里开出来的发票总归是真的。

然后，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8条新棉被，从1斤半的到8斤的，可以盖上20年。还有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大红大绿，喜气洋洋。那些被面子，是真正的好缎子，手工绣的龙凤，一洗就皱，丝线就褪色的那种娇气手工。还要准备两条鸭绒被，两条羊毛毯，洋红的羊毛床罩。好像织物都应该是女孩子准备的，包括窗帘和桌布，电视机套子。为了找到好看的布料，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女孩子总要准备一对樟木箱，那是重要的陪嫁。女孩子用的新被子，会由妈妈请一个全福的女人来缝，为了祝福女孩子日后的幸福，父母不全的，家庭不全的，都不能动新人的嫁妆。常常自己的母亲不肯动针线，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幸福吧。而在80年代，刚刚长期的动乱甫定，有全福的女人还真的不好找。被找上的人，一脸都是自豪和感恩的样子。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和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58块8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结婚买商品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所以，家里没有一间可以结婚的房间，就是许多男孩子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之一。

规矩的人家也得给媳妇一个见面礼，通常是金戒指和金项链，九九金的。式样老土，克数殷实，女孩子家出面为女婿做一套婚礼上穿的全毛呢中山装，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最好的出客衣服，直到90年代以后。到1995年以后，给云南灾区捐赠的衣物里面，就能看到压在樟木箱底的呢中山装了，它们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樟脑丸味道。金项链和戒指，还有上好的呢中山装，还有一件全呢的长大衣，都是婚礼上的主力。

然后就到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喜酒，就是定下一个饭店，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那时候并没有来喝喜酒一定得送礼的规定，所以被通知喝喜酒的人，都是真正的高兴，80年代吃到一顿好吃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大事。当然，看喜酒的排场也很要紧。家属会带着家里的大锅去饭店，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带回家。那时的喜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盛宴，清炒虾仁、红烧蹄膀、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松鼠黄鱼、狮子头……一道一道热气腾腾，重油赤酱地端上来，被重重地顿在圆桌的中心，一时间，筷子头如雨而下，风卷残云一般，青花大盘子里就空了。那时候喝的酒，都是烈酒，茅台也不那么贵，男人们很快就脸红了，也有人白了，喝醉了的人开始失态，想起了伤心事就哭了。大动乱以后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伤心事，整个社会都是多愁善感的，容易见到眼泪，即使是在婚礼上。而女人们的嘴唇因为油，而显得厚而馋相。

发的喜糖，是用窄长如手掌的小塑料袋装的，要是里面8粒都是奶糖，就表示是有钱人家结婚了，通常总要在里面搭两颗便宜点的硬糖，一粒奶油话梅糖，一粒上海产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的。

接下去的节目就是闹洞房了。开始总算是文雅的，说说恋爱经过而已，后来就要新人一起吃苹果，不过借着由子可以让他们不小心亲到一起，大家可以起哄。那时候这种被社会允许的亲昵，是最好的13频道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都脸红心跳。

这是中国在80年代短暂的宁静中，拘谨而单纯的婚礼过程。多少那时的婚礼，没有应了“百年好合”的话，消失在经济的腾飞里面。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8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畅销作品。